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

五十九至
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祺

謄錄監生臣任兆炯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儲宮部

監國 將兵

監國

春秋傳曰君行則守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所謂君之冢
子居明離之位當主鬯之重繼體作貳為國之本或乘
輿巡幸靈旗親征總督留務以隆民望或付之政事委

之獄訟臨聽關決以裁國典蓋所以茂元良之德以貞萬邦昭儲副之義以熙百志然後一宇內之視聽定天下之大本保世延祚垂鴻永命莫不繇斯者已

吳大帝權黃龍二年九月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

嘉禾三年大帝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

宋明帝泰豫元年正月帝有疾不朝皇太子會萬國於

東宮并受貢計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正月帝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
二百里內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
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
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帝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

送太子省視

即文憲太子也

梁昭明太子統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幾內外百司
奏事者填塞於是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二百五十九

二

後魏明元帝泰常七年五月詔泰平王燾攝政初帝服
寒食散頻年發動不堪萬幾故有是命是歲使祭酒崔
浩奉策告宗廟命泰平王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
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
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
僚總已以聽焉明元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
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
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

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以此六人
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
臣時奏所疑明元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太武太元五年六月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
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九月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
京師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

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詔曰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
謝授子任賢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

萬幾總統百揆諸公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
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
賢俊以備百官明為科制以稱朕心五年正月壬寅皇
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
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太子以決
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

孝文太和十七年立皇子恂為皇太子帝每歲征幸恂
常留守主執廟祀

北齊文皇帝天保元年九月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
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皇太后喪帝居倚廬詔皇太子贊
總釐庶政事後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

隋文帝開皇初立子勇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
死罪以下皆令太子參決之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癸亥立秦王為皇太子詔曰君
臨率土劬勞庶政昧旦求衣思弘至道而萬幾繁委成

務殷積當康日昃實勞聽覽皇太子世民夙稟生知識
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宇內九官惟序四門以穆朕付
託得人義同釋負遐邇寧泰嘉慰良深自今後軍機兵
伏倉糧凡厥庶政事無大小悉委皇太子斷決然後聞
奏

太宗貞觀四年五月詔皇太子承乾宜令聽訟在茲恤
隱自今以後訴人惟尚書省有不伏者於東宮上啓令
承乾斷決今若有固執所見謂理不盡然後聞奏

九年太宗在諒闇之中庶政皆令承乾聽斷頗有大體
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

十九年二月太宗親征高麗詔曰省方之物既勞於躬
親監國之重允屬於儲貳皇太子治溫文表德睿哲日
躋仁孝之誠彰於溫清弦誦之美著於膠庠禮義既茂
徽猷彌遠委以賞罰之權任以軍國之政詳諸前載實
惟令典發定州巡遼左之後宜令治監國其宗廟社稷
百神咸令主祭軍國事務並取斷決時太子太傅高士

廉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並留輔佐太子下令曰仰惟
聖訓奉以周旋虛想異人共康神化式遵頓織分驚翹
車企覲英靈欽聞政道宜頒下州郡妙簡賢良其有理
識清通執心貞固才高位下德重位輕或孝弟力行素
行高於州里或鴻筆麗藻美譽陳於天庭或學術該通
博聞千載或政事明允才為時新如斯之倫並堪經務
而韜光勿用仕進無階委身蓬革深為可歎所在官僚
精加訪採庶使垂綸必察操築無遺一善弓旌咸宜舉

送於是州郡所舉前件至者數百人

二十年三月庚午詔曰朕粵自眇年時逢道喪懷生之類盡塗原野是用痛心疾首攘袂救焚以戰場為俎豆以干戈為章服夕不遑息寧濟四方饑不及餐推移一紀幸賴上玄幽贊下士宅心承天嗣歷勵精求政蠲百王之積弊振千祀之頽綱旰食宵衣百齡行半洎乎至道方泰塗蓼遽侵自惟九年以來亟罹哀恤又屬高麗逆亂毒被韓夷微物不安無忘隱惻遂復躬行弔伐遠

涉遐荒時歷暄寒體親風雨雖復澄氛海外有慰深衷
久倦征途乃多虛弊方今兆庶殷阜六合廓清垂拱無
為允在茲日而皇太子治令德遠彰所有機務可令斷決
百辟卿士咸宜受其節度朕當親調五藥暫屏萬幾三
數月間且自怡攝十一月己丑詔曰朕因東行憂勞幸
靈州綏撫冒寒來往稍覺疲弊今欲至歲暮以來怡攝
宜暫簡靜其祭祀及諸方表疏蕃客兵馬宿衛應行魚
契給驛授五品以上官及五品以下官降解斷死罪等

事依常式奏聞自餘並取皇太子治處分

二十一年五月壬辰令皇太子依舊百司啓事

二十三年二月丁卯太宗以不豫勅太子於金液門聽政
高宗顯慶四年十月皇太子弘初入東宮及駕幸東都
留太子於京師監國

龍朔二年十月丁酉駕幸溫湯皇太子監國三年二月
庚戌勅京城見禁囚每日將二十人過帝親慮之多所
原免慮不盡者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慮之

十月辛巳朔詔皇太子弘每五日於光順門內監諸司奏事其小事並太子決之

乾封二年九月庚申皇太子弘監國帝欲服餌故也

咸亨二年正月辛東都詔皇太子弘監國

四年八月辛丑帝以瘧疾令皇太子弘於延福殿內受諸司啓事

上元二年六月立雍王賢為皇太子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為時所稱手詔褒之

儀鳳四年五月丙戌詔皇太子賢監國

永隆二年閏七月庚申帝以服餌令皇太子監國

永淳二年十一月辛丑命皇太子監國侍中裴炎黃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

中宗神龍元年皇太子監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勞諸州

睿宗景雲二年二月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睿宗顧問侍臣莫有對者張說進曰此是讒人欲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

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乃下制曰維天生人牧以元后
維皇立國貳以副君將以保綏家邦安固後嗣者也朕
纂承鴻業欽奉寶圖夜分不寢日昃忘倦茫茫四海懼
一心之未周蒸蒸萬姓恐一物之失所雖卿士竭誠守
宰宣化緬懷庶域仍未小康皇太子隆基仁孝因心溫
恭成德深達理體能辯皇猷宜令監國俾爾為政其六
品以下授官其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四月戊子制曰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若軍馬刑政五

品以上除授政事與皇太子商量然後奏聞時睿宗欲傳位於皇太子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宸極為貴昔居皇嗣已讓中宗及居太弟固辭不就思脫屣於天下為日久矣今欲傳位太子卿等以為如何羣臣皆唯唯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李景伯上疏讓所監不許

肅宗元年建巳月乙丑詔曰天下之本屬於元良四方之明資其家嗣是有傳歸之義必膺監撫之重克廣前

烈與人守器非君父之獨親俾生靈之同戴朕號慕弓劍寢居縲絰以疾苦未能康寧殘寇猶虞中原多壘軍國大務理須參決乃睠睠乂鬯恭承宗祧皇太子天縱聰明日躋聖德中興宸構已有大功問安寢門知九國之夢制勝戎閭高五品之才時方艱難禮在諒闇且以庶政委之元子宜令權監國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七月己未詔曰朕承九聖之烈荷萬邦之重顧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畏懼不

克祇荷嘗恐上墜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夜祇勤如臨淵谷而積疚未復至於經時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懼四方之大萬務之殷不躬不親慮有曠廢加以山陵有日霖潦踰旬是用儆于朕心思答天戒其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純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同底于理宣布朕意咸所知聞初帝自嗣位即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劇雖時扶坐殿羣臣入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王叔文而李忠言王伾

為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謹謹榮辱進退生於
造次唯意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
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
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西川韋臯荆南裴
均東川嚴綬等賤表而中官劉光琦俱丈珍薛盈玲尚
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憤屢以啓帝帝固厭倦
萬幾嫉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綰衛次公王
涯等入至金鑾殿撰制詔而發命焉是日皇太子見百

僚於東朝堂百僚拜賀皇太子泣涕不答拜先是連月
陰雨既定冊雨遂止及宣詔之時天地大開遠近清霽
丙申詔宰臣告西宮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
麟德殿西亭

武宗會昌六年三月寢疾制以宣宗為皇太叔冊為監國
昭宗天祐元年八月以輝王為皇太子監國

將兵

夫儲嗣之位以貞邦本監撫之制著于前訓自漢而下

或總督戎政躬行討伐或出鎮方面以遏讎侮至有乘
艱虞之運當否阨之會糾合義勇克清大憝表率禁旅
奉衛乘輿允集大勲紹隆景命斯固天啓人與故能功
偕時並者也若乃命令有專稟之非師律有臧否之異
元良所以毓德嗣適不以臨戎蓋里克之論全琮之諫
信美而可徵矣

漢高祖十一年自將征淮南王布乃發上郡北地隴西
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吳大帝黃龍中使太子登出軍次于安樂左護軍徐州牧全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帝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當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師至瓜步京邑震駭皇太子劾出鎮石頭統水軍善於撫御

後魏明元泰常七年十一月皇太子親統六軍鎮塞上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九月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漢南

後周武帝建德五年二月遣皇太子贊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日入專決八月戊申太子入吐谷渾至伏侯城而還

隋高祖開皇二年十月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邊

唐高祖初為唐王隋恭帝義寧二年正月戊辰以唐國世子建成為撫軍大將軍左元帥總兵十萬徇雒陽四月
戊戌班師

武德二年四月司竹羣盜祝山海有衆一千自稱護卿

公太子建成率將軍彘顯和進擊山海平之時涼州人安興貴殺賊帥李軌以衆來降令建成往原州應接之時甚暑而馳獵無度士卒不堪其勞逃者過半

三年七月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突厥

四年五月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悉從化潛竄山谷竊懷首鼠寇抄居民侵擾亭堠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慙即就誅夷驅畧之民復其本業

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

八月丁亥遣皇太子建成安撫北境

五年八月辛未突厥進寇并州庚申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命太宗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源州又令雲州總管李子和率兵越雲中以掩可汗左武衛將軍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九月乙未班師

十一月甲申遣太子建成總戎討劉黑闥仍下制曰罪止凶渠誑誤脅從並無所問其有棄惡思順自拔而來

隨即安置給其優賞咸使附業各令安堵雖賊之魁帥
本同叛逆若能臨機効節因事立功並即叙勲班賞量
才授任如其不從告諭敢懷迷執然後肅正軍法齊以
大刑其陝西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
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其間經畧籌筭賞罰科條要在
合機皆以便宜從事十二月壬申皇太子建成與劉黑
闥戰於魏州城下破之黑闥抽軍先遁詔尚書右僕射寂
馳往勞之甲戌皇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追劉黑闥於

毛州賊背永濟渠而陣接戰又大破之赴水死者數千人其衆大潰劉黑闥被諸葛德威擒送于京師其黨北遁六年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建成帥師屯北邊九月丙子突厥寇并州命皇太子往幽州以備之八年六月突厥平皇太子班師

太宗貞觀十七年閏六月丁巳詔曰皇太子治忠孝成德志業光茂地惟儲副寄深監撫兼統禁旅實允舊章宜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以下並受處分

中宗為皇太子則天聖歷元年契丹賊帥李盡滅據營
州作亂皇太子表請討之制令持節為河北道行軍元
帥軍未發而賊退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命皇太子送金仙公主往并州令
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天武軍涼州都
督賀拔延嗣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
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
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

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

玄宗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叛詔皇太子統兵東討以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領河隴兵募守潼關以拒之

十五載七月帝幸蜀次普安郡詔以皇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時順宗為太子倉卒間常

親執弓矢率禁軍先後導衛備嘗辛苦及賊來攻奉天
城中危迫人人恟慄不自保帝朝夕自巡城傳宣慰勞
督勵戰士其有用命及死事者登時與入陳奏隨加賞
贈故戰士無不感激奮發氣益百倍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儲宮部

尊師傅

禮士

齒胄

講學

尊師傅

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自周公抗世子之法德教斯著
前後出入罔不降禮故能慎成其業克保元吉漢魏而
下史氏所記或有致恭北面親授經義明備法服屈體

申誠進見周旋崇尚爵齒以致延宿宮闈輿升殿陞
訪對請益歡待隆篤省視疾痲豐潔珍御傷弔淪逝曲
申恩禮賜予豐渥備罄寵數自非老成碩望勤宣令範
者疇克當之哉

後漢明帝始立為皇太子世祖拜桓榮為議郎入使授
太子後拜博士常令止宿太子宫榮嘗寢病太子朝夕
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
家室也

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

後為少傅榮以太子經學

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
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
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
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
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
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
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
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永謝師門今蒙

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桓郁榮子也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永平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太子奉賀致禮

魏文帝為太子何夔為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梁茂亦為太子太傅甚見禮敬吳太子和大帝第三子也闕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蔡穎張純等從容侍從和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

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

晉李喬為太子少傅後為司徒太康三年薨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誅之

明帝為太子時杜彝拜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會皇太子三至彝第執經問義

梁昭明太子天監初尚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勅太子洗馬王錫秘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

陳周弘正大建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于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

徐孝克為國子祭酒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

後魏崔光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賜坐謂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孝明出徙者十餘人勅以

光為傳之意令孝明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孝明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荅拜唯西面拜謝而出北齊馬敬德後主時為侍講令子元熙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職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

唐常山王承乾貞觀初為太子李綱為太子少師時綱
患脚不能踐履皇太子命三衛輿上殿親拜之訪以得
失大見崇重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
理順詞直聽者忘倦

蕭瑀貞觀十六年為太子太保後授金紫光祿大夫二
十一年卒太子為之舉哀遣使弔祭

高宗為皇太子貞觀十九年太宗詔伐高麗發定州皇太子
監國高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

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
寔資訓導比日聽政嘗屈同榻庶因諮詢少祛蒙滯但
據案奉對情所未安近已約吏不許更進太傅誨訓深
至使遵常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
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

順宗為皇太子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

莊恪太子文宗長子也太和六年冬立為皇太子八年
十月皇太子於崇明門見太師路隨

禮士

夫貴而能降見賢而思齊德之盛者也若夫居元良之重為天下之本而能杜驕盈之志守卑損之誠優禮髦士樂聞善道或推以師友之分或申以談宴之樂博約以文義咨諏以致理厚其贈貺形於詠歎加旌賁之寵舉延辟之命乃至飾終異數懷賢述美形於筆牘垂之話言用能增明兩之輝成溫文之德萬方以之風偃羣士以之響臻蓋夫貞邦之宏業日躋之懿望茂以加於

此矣

漢明帝為太子時桓榮為博士授太子經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慮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

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

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嘗故言

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

魏文帝初為太子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

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

徐幹字也

獨懷文抱質恬淡寡

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

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

應瑒字也

嘗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

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

陳琳字也

章表殊健微

為繁富公幹

劉楨字也

有逸氣但未道耳元瑜

阮瑀字也

書記翩

翩致足樂也仲宣

王粲字也

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

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

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

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

邯鄲淳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太子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劉廙字恭嗣自揚州歸太祖太祖辟為丞掾轉五官將文學太子器之命廙通草書廙荅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

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

陳羣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太子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嘗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

張範為議郎叅丞相軍事太祖征伐嘗令範及邴原留與太子守太祖謂太子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荀攸為尚書令太祖謂太子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益禮敬之攸嘗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是

吳孫登為皇太子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
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
或共帳而寢太傅張溫言於帝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
切問近對宜用儁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
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及帝即位登為皇太子恪為
左輔休為右弼譚為輔政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
謝景范慎刁玄羊銜等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文
休嘗以漢書授登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外

卷二百六十一
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
甚愛之常在左右

是儀為吳主所委任及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
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
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

孫和為太子帝命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
見稱述

晉明帝為太子時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

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尚書郎郭璞亦以才學見重論者美之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尚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多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為

後來名將

沈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大會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入見景斜方出王侯到宮咸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初徐勉為太子中庶子太子尚幼勅知宮事禮之甚重每事詢謀

王筠為太子洗馬歷中書舍人並掌東宮管記太子嘗
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 等好宴玄圃太子獨執
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其尊異見重如此孝綽為太子僕射掌東宮管記太子
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形狀太子文章繁富羣
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劉勰為步兵校
尉兼太子舍人謝舉為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
為昭明賞接

陸襄為廬陵王記室叅軍太子聞襄業行啓武帝引與
游處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並掌管記

劉杳為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太子謂杳曰酒非
卿所好而為酒厨之職正為不媿古人耳太子有瓠食
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陸倕歷太子中舍人中庶子除太常卿明山賓歷太子
率更令中庶子右衛率權攝北兗州事到洽歷太子中
舍人家令中庶子出為雲麾長史張率為太子家令出

為新安太守俸普通七年山賓洽大通元年俱卒官太子與晉安王令曰明北兗到長史遂相繼彫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殞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貞履忠水清玉潔文該四始學徧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又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游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

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
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
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
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充信至明常侍遂至
殞逝聞之傷惻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
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
非顯外迹得之胷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歸歟

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譚緒皆為悲端往矣如何昔
經聯事理當酸愴也初山賓自右衛率為青冀二州大
中正任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民後刺史
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
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
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
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竒夷吾昔擅
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

庚桑方有繼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

陸單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已下祖道於征虜亭
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疏廣

張緬為太子舍人歷洗馬中庶子既卒昭明親往臨哭
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
墳典卻毅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青宮二
紀將及義雖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
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

仕方中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攬筆無次

張率為太子家令丁母憂服未闕而卒昭明太子遣使賜贈

簡文帝初為晉安王時劉遵領記室及王為太子遵隨入藩為中庶子以舊恩特蒙寵遇同時莫及及卒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

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
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
進自居未嘗自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
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宮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踰五載
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念確爾
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
過吾昔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
月夜鷓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

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
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
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
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永
相婉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為虛說天
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情當何已已往矣柰何
投筆惻愴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
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

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王規字威明為中書黃門侍郎勅與殷鈞王錫張緬同
侍東宮俱為太子所禮遷太子中庶子卒官太子出臨
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
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
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
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
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謝朓為太子中庶子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
才賦詩同用十五刪韻家令蕭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
子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有蕭愷可同稱為
才子

沈文阿為國子五經博士太子引為學士深相禮遇及
撰長春義記多使阿撮異聞以廣之

王元規為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引為賓客每令講論甚
見優禮

庾肩吾為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肩
吾子信摛子陵並為妙選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
恩禮莫與比隆

孔休源初為晉安王府長史後卒太子令曰金紫光祿
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
枌壤毗佐藩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
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

庾仲容初為晉安王功曹史後為安成王中記室當出

隨府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夫子
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

陳後主為皇太子時奉之敬授東宮儀省學士太子素
聞其名尤隆賞爵時陸琛為司徒左西掾掌東宮管記
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

褚玠自太子中庶子出為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俸而
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
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

陸瑛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而卒太子甚傷悼之為制誌銘瑛弟瑜為太子中舍人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仍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時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湮淪晚生後學匪無墻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

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竒士此故忘言之地論
其博綜子史詣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
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辭摘句未嘗不聞者心服聽者
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
辰頗用談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蜂起每清
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濔或翫
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
連情發藻且代以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

而流年甚速朝露可傷豈謂王折蘭摧遽從短運以此
為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泣絕絃投筆但有酸
恨以卿與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
如此瑜弟玠為中書舍人兼東宮管記甚見親待尋以
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玠為之流涕

姚察為東宮學士太子深加禮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
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顧野王遞相策問常
蒙賞擊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

陸繕大建初為太子詹事行東宮事後遷左僕射卒太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贈祖奠

北齊廢帝初為皇太子文宣令黃門侍郎宋欽道在東宮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學法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

天保末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

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嬖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乃賚絹百疋

隋太子勇文帝長子東宮既建弘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克讓自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

元德太子昭煬帝子大業初東宮既建特高士廉舉人

才擢甲科為太常奉禮郎非其好也太子美其才以本官奏兼通事舍人

唐隱太子建成在東宮李綱為太子詹事禮遇甚厚建成嘗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饗人作膾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為膾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疋以遺之

韋挺武德中累遷太子左衛驃騎將軍檢校左衛率隱

太子恩遇甚隆宮臣罕與為比

本文本為中書侍郎是時新立晉王為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荅拜見待如此

高宗為皇太子引太學博士馬加運為宗賢館學士與沈馬秦暉等侍講殿中恩禮甚渥時譙人李敬玄博覽羣書特善五禮馬周啓薦之召入宗賢館兼領侍講借

御書令讀之

太子賢高宗子也時王勃六歲善屬文未弱冠應幽遠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表游東岳頌時東都初造乾元殿勃又上乾元殿頌賢聞其才名奏就府修撰甚愛重之中宗為皇太子永隆二年二月親行釋奠之禮畢上表請博延耆碩英髦之士為崇文館學士許之

裴耀卿守貞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祕書正字俄輔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

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為學直

玄宗為皇太子景雲元年十二月表請備禮辟隱士前太子中舍人王友貞以至孝故也

齒胄

禮太子入學以齒蓋受學之道明長幼辨尊卑也是知居副君之位當主器之重遵三善之教崇四術之功親臨於國庠釋奠於先聖講論經義稽合古訓然後均其

好賜錫以宴喜弦誦之業斯著元良之德增茂風教之本其在茲乎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

即明帝也

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

以大牢祠孔子顏回配

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回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十月詔曰皇太子釋奠王公已下

可悉往觀禮

即文惠太子長懋也

梁高祖天監八年九月昭明太子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

九年三月乙未詔曰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實
惟前誥所以成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啓元良齒
上自斯以降並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
者可令入學

大同七年皇太子

即簡
文也

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

者以與太子有齒冑之義疑之侍中尚書令臣敬容尚
書僕射臣纘尚書臣僧旻臣之遴臣筠等以為參點並
事宣尼回路同諮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

得一資敬無虧亞二况於兩公而云不可制曰可

陳宣帝大建三年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即後

主也二傳祭酒以下賚帛各有差

後主至德三年皇太子齋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又釋奠於先師先聖其日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士及太學生並預宴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丁丑詔皇太子之國學釋

奠於先師

即高宗也

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後裔為亞

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為終獻既講弘智開講孝
經敷弘忠臣孝子之義皇太子歡甚因令宣勞胄子以
上言名教之所繇學校之所作君臣父子之義風化訓
導之端加之以弘獎因之以誠勵凡數百言詞義甚美
聽者竦然無不歡悅更相顧曰此誠德音也於是賜學
官胄子帛各有差仍擢其高業者右庶子許敬宗上四
言詩以美其事

高宗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

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

即中宗也

睿宗景雲二年八月詔皇太子詣國子監行釋奠之禮

即玄宗也

詔曰庠序之興教自元子禮經之最奠始先師中

古迄今斯道無替皇太子天資聖敬日就文明絃誦之業已高元良之德斯茂自昇儲博望主器承華執經之問雖勤用幣之意未展今仲丁獻吉有事兩塾備禮三尊宜遵舊章俾緝徽典

太極元年二月皇太子將行釋奠之禮因下令曰夫談

講之務貴於名理所以解疑辯惑鑿替開聾使聽者聞所未聞視者見所未見爰自近代此道漸微問禮言詩惟以篇章為主浮詞廣說多以嘲諢為能遂使講座作俳優之場學堂成調弄之室嗇夫利口可以驤首先鳴太玄偽才自當俛首垂翅捨茲慙實競彼浮華取悅無知見嗤有識假令曹張重出馬鄭再生終亦藏鋒匿銳閉關却埽者矣寡人今既親行齒冑躬詣講筵思聞啓沃之談庶叶溫文之德其侍講所有合難釋嫌疑不得

別構虛言用相凌忽如有違者所司量事糾彈

是月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為太子太師
曾參為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

玄宗開元七年十一月乙丑以貢舉人將謁先師勅皇
太子瑛及諸子行齒胄禮庚午勅曰皇太子今月二十
四日行齒胄禮所以崇儒重道尚德弘風宜有錫賚以
成光寵其在陪位定等差與賜乙亥皇太子入國學行
齒胄禮謁先聖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竝以胄子充右

常侍褚无量開講孝經并禮記文王世子篇初詔侍中
宋璟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終獻及臨享帝思齒胄之義
乃改焉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辛未拜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天
下其東宮官宜擇端厚之士皇太子

即順宗也

時幸太學行

齒胄之禮諫議大夫孔述濬宜充太子侍讀

講學

夫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繇古道

也是知處儲副之位當主器之重自非博約於道義浸潤於經術服聖人之丕訓聞先王之法言資之以講釋加之以祖習其何以貞天下之本聳民神之望哉歷代已還踐明兩者或討論方策通其大義臨習講問精理煥察橫經師授令儀允穆皆所以勤時習之業茂日新之德崇四術以隆道敦三善而成美蓋元良之懿烈曾何以加於此乎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

咸寧三年皇太子講詩通

太康三年皇太子講禮記通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宋前廢帝初皇太子講孝經於崇政殿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皇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少傅王

儉令摘句太僕周顒撰為義疏

五年冬皇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

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
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
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說通則忠惠可以一
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
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如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
云不勝喪比於不慈此即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慈愛
事親兼此二塗惟在至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
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

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
文不可備設畧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
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
尊卑所以竝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
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
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
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

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
舉必敬以明大禮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畧
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並以筆對太
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
本非天義宰相王儉曰乾律震動天以運動為德故言
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為象
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
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

子侍夫孝理宏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
曾參太子曰曾參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尚近
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
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
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人才弘上
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映諮曰孝為德本當時
所疑德施萬善孝繇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
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為德本映曰率繇斯至不俟明

德大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為本太子曰孝有淺深德有小大因其分而謂之本何所稱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者也

梁高祖天監八年九月昭明太子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時徐勉為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尚幼嘗於殿中講孝經臨川靜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祭酒張元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愷王暕為侍講

簡文帝初為太子時張譏為士林館學士太子出士林

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又戚袞為太學博士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立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義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講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荅如流太子深加歎賞又以朱异博通儒學大同六年皇太子又召异於立圃講易

陳廢帝初為太子時沈文阿為通直散騎嘗侍兼國子

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

後主為皇太子時王元規為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
助教太子引為東宮學士親授禮記大傳喪服等義賞
賜優厚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入東宮適會元規將講
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為榮

廢太子裔後主長子至德三年躬出太學講孝經

北齊廢帝初為皇太子天保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

國集諸儒講孝經

唐高宗顯慶四年十月丙子皇太子弘初入東宮請觀講及讀書詔許敬宗及學士史玄道上官儀郭瑜李善等為都講令侍講講孝經親臨釋奠禮畢羣臣上壽頒賜有差

龍朔二年五月乙亥詔太子端尹左右中護少尹崇賢館學士每日詣處化門聽進止皇太子若須討論經史則引入講諷時太子受春秋左氏傳於司徒大夫郭瑜至楚子商臣事大驚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籍籍聖人

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法貶惡以示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理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玄宗初為皇太子太極元年太子親釋奠於國學命國
子司業褚无量開孝經及禮記題太子問疑義數條无
量皆依古典以對微加規諷太子悅賜物百段并紫袍
金帶學官及陪位官學生等賜物有差

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儲宮部

忠諫

褒寵

追謚

忠諫

傳曰父有諍子又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可謂孝乎若乃奉冢祀之重居儲副之位義均休戚情兼隱犯其或政令之非便舉動之過差而能內發至誠遠徵古義周

旋規切納君於善上以成愷悌之化下以慰人神之望

茂毓明德誕彰令聞此蓋守噐之盛美信史之耿光也

周靈王之時穀維鬪將毀王宮

穀維二水名鬪者兩水格有似於鬪維在王城

南穀在城北毀王之城西南將及王宮

王欲壅之

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

太子晉諫

曰不可聞古之長民者

長猶君也

不隳山不崇藪

崇高也澤無水曰藪

也不防川

防郭也

不竇澤

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反天性

夫山土之

聚也藪物之歸也

物所為歸

川氣之道也

道達

澤水之鍾也

鍾聚也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

高山陵也下藪澤也

疏為川

谷以道其氣

也疏通

陂塘汙庠以鍾其美

蓄水曰陂塘隄也美謂滋潤也

是故聚不弛壞而物有所歸

大曰壞小曰弛

氣不沉滯而亦不

散越

沉伏滯積越達也

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

物有所歸故生

有財用山陵不壞故死有所葬無昏天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

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

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

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

顓頊氏衰共工氏侵凌諸侯與高辛氏爭為王

也虞于湛樂

虞安也湛淫也

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隳高堙庠

以害天下

堙塞也高謂山陵庠謂池澤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

興其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鯀時在位而言有虞

者鯀之誅舜之為也播其淫心彌遂共工之過播放稱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障洪水

也者堯用殛之於羽山殛誅也舜臣堯殛鯀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

非度度法釐改制量釐理也量度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在天成象在地

成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

禹助禹治水也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高高謂封崇九山下下謂

道滯鑿龍鍾水豐物鍾聚畜水潦所封崇九山封大崇

壅塞通其水泉使不隳壞是謂封崇凡此豐殖九藪諸言九者皆九河之中山川澤藪障防也

也殖也 汨越九原越揚也 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 合通四

海使之同軌 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電 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 水無沉

氣無伏積之氣也 火無灾燁燁焱起貌 神無間行間行奸神淫厲之類 民無淫

心陰陽調財用足無淫佚之心也 故時無逆數四時寒暑反逆 物無害生螻蝗之屬

有害嘉穀 皇天嘉之 祚以天下祚祿也 賜姓曰妣氏曰有夏 賜

禹姓曰妣封之有夏 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

萬物也夏猶大也 祚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呂命為侯伯使

長諸侯 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黃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後帝復賜之祖姓使紹

帝之後云氏曰有呂以國為氏也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

豐民人也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為言者膂也此一王四伯豈

繫多寵皆亡王之後也一王謂禹四伯四岳也言禹鯀之子禹郊鯀追王之四岳共工

從孫共工侵凌諸侯以自王言皆無道而亡禹岳之興非因之及其失之也必有愾淫

之心間之愾慢間代也以慢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陪弊

不振陪僵也振救也絕後無主無祭主也堙替隸圉堙沒替廢隸隸役也圉養馬者

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黃帝之後共工炎帝之後及其得

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以忠信代愾淫也度於天地而順於

時動

順四時之令而動

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

融昭明

朗明也終成也融長也

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

附隨也

其

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鯨之敗焉今吾

執政無乃實有所避

避違也

而滑夫二川之神

滑音骨亂也

使

至於爭明以妨王宮

明精氣也

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

言曰無過亂人之門

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其門干其怒也

又曰佐饗者

嘗焉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

猶財色之禍生於好也

詩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騤騤行貌鳥隼

曰旃龜蛇曰旒翩翩搖動不休之意夷平靡無泯滅也
厲王好行征伐用兵不得其所禍亂不平無國而不滅
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寧安荼苦也言民疾主之虐
貪樂禍亂安為苦毒之行

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

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此

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修怨宣不務農而料民幽昏亂
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於微弱皆已所致弭止也

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謂湯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

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

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

時動非順

謂逆四時之令

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

詩書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

則皆亡王之為也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

象天象也文詩書也

上非天刑下非地德

刑法也德利也

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

之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漢元帝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

刑名繩下

申子學號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繩謂彈治之耳

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太子嘗侍

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姬周之政

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

眩亂

也視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後漢明帝初為皇太子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道理夜分乃寐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吳孫登為太子時留鎮武昌後弟慮卒大帝為之降損
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帝悲泣因諫曰
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
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大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
惶帝納其言為之加膳時帝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
用法深刻登數諫帝不納大臣繇是莫敢言後姦罪發
露伏誅帝引咎責躬赤烏四年太子卒臨終上疏曰臣
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

委離供養埋闕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
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戚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
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
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愁恨哉
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
安亂者望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
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
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

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
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
鎮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材
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
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
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
選置臣官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
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重

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彫弊姦亂萌生
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
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
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公
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吳粲闕
澤嚴畷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
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
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

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
戒時君子以為忠豈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
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大帝益以
摧感言則隕涕

孫和為太子時有司頗有條書問事和以為姦妄之人
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時諸葛豐
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大帝潛軍待之和以帝暴露外
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惜但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

令持重務在全勝帝還然後敢安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
弁假節發吳及吳興信義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
伏聞當發王弁等上都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
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畧之遠旨暫
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
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
復非常役之民即東境穀價猶貴竊盜屢起所在有司

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疆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令
吏一呼聞動為民蠹出丁之處遠近不等皆得齊集已
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至足食如復今茲失業
慮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
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
停此功否伏望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
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啟帝優詔諭焉

簡文帝為太子時高祖銳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

臣咸不以鞠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徙居作者俱五任無任者著斗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此時秦勅權視京師事竊見南北郊壇材官軍府大官下省佐裝等處並啟請四五歲已上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憊目不異而甲侍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事為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令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

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過其人流舞易啟其齒將恐玉
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繇丹筆愚謂宜詳五條
制以為永准高祖手勅報曰頃年以來處處之役唯資
徒謫遂急充配若科制繁細義同焚絲切要之處終不
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為難當更別
思取其便也

隋房陵王勇初為皇太子時高祖以民流冗遣使案檢
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

頓革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
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
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
區域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
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
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
寸誠管見輒以塵聞帝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政不
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

唐高宗初為太子時太宗嘗怒苑西面監穆裕農園不
修命於朝堂斬之侍臣戰悚莫敢進言太子諫之曰人
者有生最靈一死不可復活命即殺之理恐未盡請付
法推鞠太宗意解乃答而釋之司徒長孫無忌進曰自
古太子諫其君父者周王子晉漢明帝吳孫登等承間
而言事非倉卒今日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
諫斯誠四海之福古今未有太宗曰堯師務成舜師尹
壽殷宗周文皆有請益自朕御天下虛心正人即有魏

徵朝夕納諫自徵云亡劉洎繼之太子幼在膝前每見規諫者朕嘗心嘉其言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規耳太子弘高宗第五子也總章中勅征遼軍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致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有逃亡或因採樵被賊抄掠或度船來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

給儻若不給儻及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為逃軍旅之中不暇詳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令摠沒官論情寔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詔從之

上元三年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衛中郎將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栢木高宗將殺之太子抗疏善才等嘗預蕃察先經驅策期於矜貸帝從之善才僅免死除名懷義配流桂州昭陵令孔禎以不能簡察免官

順宗初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結無嫌每以天下為憂

德宗在位稍久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奇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自以為功天下皆怨怒太子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及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外無敢救者太子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

不相延齡渠牟者太子之力也

德宗嘗泛舟魚藻宮觀水嬉命太子昇舟器具皆飾以金碧丹青使婦人盛飾操篙櫂行舟光彩映燭絲竹歌謳俱發德宗顧謂太子曰今日如何對曰極盛退因以奢為諫德宗不悅

貞元中中官多詐稱宮市肆奪人物百姓怨苦太子嘗以為言德宗雖不能悉聽用而心益賢重太子太子未嘗假借內官顏色居東宮二十餘年天下陰受其福

褒寵

傳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染盛以朝夕視君膳者聖人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其有膺監撫之重茂溫文之德佩服前訓率繇善道日新之美既洽天性之愛益隆乃至冠服加其異數朝會申其殊制優錫無筭用財不會壘書褒其才智天章譽其仁孝斯皆尊元良而貞邦本流簡素而揚懿烈者也

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

樓上有銅龍若白鶴

飛廉之
為名

不敢絕馳道

道天子所行道也若
今之中道絕橫度也

西至直城門

黃圖西出南
頭第二門

得絕乃度入作室門帝遲之問其故以狀

對帝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

南齊鬱林王昭業武帝時為皇太孫進封音吐甚有美
譽王侯五日一問訊武帝嘗獨呼昭業至幄座別加撫
問呼為法身鍾愛甚重

梁昭明太子統高祖長子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
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着遠遊冠金蟬翠紵

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唐廢太子承乾太宗長子貞觀十六年詔曰儲貳不會自古常式近代以來多為節限求之故實殊非事宜自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皇太子承乾抗表謝詔答曰汝家之冢嫡國之儲兩故有斯命以彰有殊入學齒胄則君臣之義也同之府庫實父子一體也是以君子富而不驕謙而受益奢則不孫以約失之者鮮矣勉思守道無煩致謝

高宗為皇太子貞觀十八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皇太子王公已下展賀於貞觀殿太宗曰朕一二年中始見太子拜賀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繫而治天資仁孝內外傾服朕之此舉無愧於人神也十九年太宗征遼班師十一月丙戌幸定州庚寅詔曰皇太子愛敬所覃格於四海仁孝所感周於百姓自春監國既處定州首創德風在乎茲境所以事敬養之道有隱無犯之情爰自中山流于率土地居宣化之本人稟純孝之深有足可

嘉特須優異其定州管内孝行著聞者宜與宗姓老人同賜宴會二十年三月詔皇太子斷決機務每間日聽政於東宮罷朝復侍寢間嘗藥視膳不離左右乃於太宗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焉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也上元二年立為皇太子尋命監國賢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手勅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乎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

壺輿先王冊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
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萬段

中宗為皇太子長安二年七月丙戌則天以時熱詔皇
太子外朝令用扇障日太子抗表固讓優制不許

肅宗為皇太子天寶八年玄宗製仁孝詩六章札於步障
以賜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宰相李林甫陳希烈
等奏曰伏見太子生日撰仁孝詩障子并書臣等伏以
宸章煥發睿札凝暉懸日月而齊光自雲霄而下濟驚

心靡據動色相歡太子稟自生知備承聖訓中姿有裕
令望夙彰陛下示以義方形於翰墨爰於誕育之日授
以仁孝之經上揚宗祖之美旁考天人之際錫賚所宏
教養斯遠足可發揮前古垂範將來凡在衣冠之流咸
知父子之道豈比周稱教喻還齒胄於上庠漢寵元良
但招賢於上苑王化之本實此知歸人倫所資罔不申
勸臣等愚陋謬典樞衡特奉鴻私幸覩殊貺捧天書而
竊抃仰聖澤以無寧無任悅豫之至仍望具寫六章頌

示中外兼編諸簡策傳之不朽上手詔報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將以道達性情宣揚教義耳朕承五聖之業萬方之寄主鬯叶於神心元良貞於國本美其克踐仁孝恭修友睦深慰於懷不覺形之諷詠今請具寫六章頒示中外兼編諸簡策以傳不朽亦欲自家刑國以訓人倫宜依來請

追謚

古者諸侯薨則請行以賜謚矧夫明兩之位主器攸重

不幸奄忽震悼於宸極易名之典繇是行焉若乃岐嶷
天資溫文秉哲將正萬邦而降年不永適固宗本而誣
構及禍亦有嫉惡發憤矯命不勝遭世中圯或罹兵難
莫不申哀節惠追加寵數其或違背師訓稔惡弗革干
紀敗度罹於廢黜司籍所紀書法不隱懲勸之義於斯
見矣至於崇置園邑升列廟饗亦并叙之

漢戾太子據武帝長子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征和二
年以擅發長樂宮衛斬江充兵敗自經於湖

今鞏州
湖城縣及

太子孫即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祀其
議置園邑有司奏謚請曰謚者行之迹也皇太子謚曰
戾置奉邑二百家

吳太子登大帝長子赤烏四年薨謚曰宣太子

初葬句容置園

邑奉守如法後
三年改葬蔣陵

晉愍懷太子遹惠帝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元康元年
為賈后中遘廢為庶人幽於金墉城殺之及賈后廢遹
子尚為皇太孫乃冊復太子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

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
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
敬禮無違者而朕昧於凶構致爾於非命之禍俾申生
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怒用啟朕心討厥
有罪咸伏其辜何補于荼毒究魂酷痛我是用忉怛悼
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謚曰愍懷

哀太孫臧愍懷太子子永康元年四月立為皇太孫永
寧元年廢被害大安初追謚曰哀

冲太孫尚愍懷太子子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孫大安元
年薨謚曰冲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永明
十一年薨帝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歛以衮冕之服謚曰
文惠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大通三年
薨帝幸東宮臨哭詔歛以衮冕謚曰昭明

哀太子大器簡文帝嫡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大寶二

年為侯景所害承聖元年追謚曰哀

愍懷太子方矩元帝第四子帝承制拜為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即位為皇太子及江陵陷為魏師所害敬帝承制追謚曰愍懷太子

後梁孝惠太子寮宣帝長子帝初為梁王立為世子病卒及帝稱大號追謚孝惠太子

陳孝懷太子克高祖之子帝初封陳王立為世子及受禪追謚孝惠

唐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武德九年以謀害太宗伏誅
貞觀元年追封息王謚曰隱十六年詔曰昔戾園敗德
西都表其號謚楚英干紀東漢錫其湯沐斯皆屈邦國
之禁申骨肉之恩也息隱王地乃居長守噐運初自貽
伊戚陷於禍難日月逾邁松檟成行朕嗣守鴻基頌尋
遺烈何嘗不涉彼崗而靡觀瞻同株而疚懷恩備哀榮
式加禮命可追復皇太子謚仍依前陵曰隱陵置令以
下官并加戶守衛

太子弘高宗第五子初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上
元二年薨於合璧宮之綺雲殿詔曰朕肅承鴻緒無忘
馭朽之懷虔奉聖謨每切臨深之懼幸以穹昊垂祐宗
社降靈公卿盡叶贊之謀黎庶遂懷生之望故得乾坤
交泰日月休徵垂衣而晏九瀛端拱而家六合方將廻
鑿岫岫體高尚於軒皇脫屣汾川追逸軌於伊后成功
弗處思遵象帝之規守噐斯傳用申知子之授皇太子
弘生知誕質惟幾毓性肅敬著于三朝仁孝聞於四海

若使負荷宗廟寧濟邦家必能永保昌圖克延景
厯豈謂遽嬰露霧遂至彌留顧惟耀掌之珍特切
鍾心之念庶其痊復以禫鴻名及媵理微和將遜
於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純確既承朕命掩歆不
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係方崇下武之基
五福無徵俄速上賓之駕天性之重追懷哽咽宜
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謚者行之迹也號者事之表
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可謚為孝敬皇

帝仍遵典故式備徽章布告遐邇使知朕意神龍
元年六月祔神主于太廟號義宗有司奏言義宗
孝敬皇帝昇太廟聯祖宗其名准禮合諱從之遂
改弘文館為修文館弘福殿為崇福殿號州弘農
縣為常農縣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上元二年立為皇太子調露
二年則天令人發其陰事庶為庶人遷於巴州卒中興
初追贈司徒使迎其喪柩陪葬乾陵睿宗踐祚追贈皇

太子曰章懷廟號陟崗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初生於東宮立為皇太孫聖
歷初改封卽王大足元年為人所構則天殺之神龍元
年追贈皇太子謚曰懿德

節懿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神龍二年立為皇太子三年
矯制發左右羽林兵殺武三思及其子崇訓入求韋庶人
不克而死景雲元年制曰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
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繇舊典重俊

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
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
暈之寃以舒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陪葬定陵

時大府少卿韋湊上疏駁之不納

事具禮官
奏議門

廢太子瑛玄宗第二子開元三年立為皇太子二十五
年為中書令李林甫所構廢為庶人賜死於城東驛寶
應元年詔贈為皇太子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元和四年立為皇太子六年薨

謚曰惠昭七年立廟在懷貞坊置官吏四時置享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太和六年立為皇太子開成三年十一月薨謚曰莊恪十一月太常禮院奏莊恪太子准惠昭太子例合立廟請下有司從之

冊府元龜卷二百六十一